

Humane
Shanghai

温情上海滩

韩天航 著

凡是有人问：“请问新德里的阿德哥住在几号？”马上就有人会回答你：
“阿是那个白相蟋蟀的阿德哥？他住在新德里24号。”



◆ 漓江出版社



Humane Shanghai

温情上海滩

韩天航 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情上海滩 / 韩天航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07-7603-9

I. ①温…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1374 号

温情上海滩

作 者 韩天航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5 × 96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603-9
定 价 35.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上 篇

阿德哥住在上海江虹路 235 弄新德里 24 号。阿德哥全名叫贾怡德，不过弄堂里的人都叫他阿德哥。凡是有人在弄堂口或者在弄堂以外方圆上百米的其他弄堂与街面的地方问：“请问新德里的阿德哥住在几号？”马上就有人会回答你：“阿是那个白相蟋蟀的阿德哥？他住在新德里 24 号。”要是你要问新德里有贾怡德哦？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勿晓得。”

新德里的石库门盖得比较考究。双扇黑漆的厚重大木门，走进大门有一个很大的天井，然后是三屋楼房，宽敞的客堂间，两边是厢房，后面是楼道，再后面是灶片间。楼上也有间大房间、厢房、亭子间，三楼除三间房外，还有一个较大的阳台，以前多为乡下大户人家搬到上海来后合家聚住的。全家十几口人住下来也并不拥挤。阿德哥祖上做官，乡下广有田产，但到他祖父那代渐渐败落，祖父就卖掉乡下大部分田产，带着正房太太与两房姨太太，在上海买下这一栋石库门住下，靠着还留在乡下的田产收租金生活。虽然上海开销很大，经济也日渐紧迫，但祖父喜欢上海的花花绿绿，依然花钱如流水，所以到他父亲那一代，只能变卖留在乡下的田产生活了。到阿德哥十五岁那一年，他父亲与母亲双腿一蹬，相继去世后，留给阿德哥的只有这幢石库门房了。

阿德哥的父亲是热衷于白相蟋蟀的人，阿德哥四岁时，就跟着父亲跟别人斗蟋蟀。虽然他父亲也知道读书识字这件事很重要，也把他送进学校去上学，但阿德哥从十岁起也开始热衷于看父亲跟别人斗蟋蟀，学业也荒废了，父亲也不责怪，反而津津有味地教授白相蟋蟀的有关知识。阴历七八月份，正是斗蟋蟀的旺季，学校也放暑假了，父亲从不过问儿子的暑假作业，而是端着蟋蟀盆，左转右转地告诉儿子，盆里的这只蟋蟀好在哪里，疵在何处。甚至不惜用几只盆中价格不菲的蟋蟀问儿子，这两只斗，哪只能赢哪只会输。儿子讲了后，他会正式把两只蟋蟀放进盆里，进行实践看结果。然后教导儿子，赢的蟋蟀赢在

哪里，输的那只又输在何处。

在阿德哥的父亲看来，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门道，弄懂事情的独有门道后，都会有饭吃。歪门邪道也自有歪门邪道的饭碗。在上海滩，你只要有一门别人没有的绝技，你就能混得一碗不错的饭吃！但父亲又告诉阿德，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矩，歪门邪道也有歪门邪道的规矩。所以规矩不能破，规矩破了，你也就坏了。赌债不能赖，嫖资不能欠，赌与嫖都不是什么好事，但你一旦去做了，这行里的规矩你就不能破。一破了，你的信誉就完了，就会叫人看不起，人家就不会再相信你，你就没法在这世上混。

按照当时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原则，所以阿德哥的姆妈也是位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知书达礼，还是个烧香念佛的人。在父亲去世半年后，阿德哥的姆妈也突然一病不起，临终前对阿德讲：“人活在世上是有命的，富也好，穷也好，那是老天现世给你的命分。但做人却要自己去做，只有在现世做个好人，多行善事，守得为人的规矩。所以要做好事勿做坏事，对佛要有敬畏之心，修的就是来世的福分了。”

阿德哥跪在病床边说：“姆妈，我晓得了。”

他姆妈这才闭上眼睛走了……

在新德里 24 号这栋三层楼的石库门房里，就只有十五岁的贾怡德一个人住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上海滩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拥进来，住房也越来越紧张，但贾怡德没有听别人的劝告，把房子租几间出去，收点租金来维持生计，而是操起父亲的“行业”，以斗蟋蟀赌钱为生。父亲没有说错，在上海滩你只要掌握一门绝技，就会有饭吃，甚至发财。上海是座赌城，只要有人群集居的地方，就会有赌博。麻将、牌九、白鸽票、斗鸡、斗蟋蟀、跑马、赛狗等等。在离新德里不远的花园路的一条马路上一到七八月份，就拥满了斗蟋蟀赌博的人，而花园路的 78 号那栋五层楼的一间大房子里，就聚集着一些财大气粗的斗蟋蟀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穿长衫马褂的土财主，有西装革履的小开，有穿绸衫大裆裤的帮会头目。输赢都在几万、几十万，甚至于上百万上千万的档次上。就像股市上的那些大户们。与贾怡德的父亲一样，只要阿德哥端着蟋蟀盆趾高气扬地进来，就会引起一阵骚动。在上海滩，只要掌有一门绝技的人总会引来一批崇拜的人。阿德哥的本事就在这里，端起盆子，掀开盆盖，细细地转看蟋蟀盆，端视盆里的蟋蟀。两只要争斗的蟋蟀阿德都细细地端视过后，有人就问：“阿德，哪能？”

阿德毫不犹豫地说：“这只赢。”

有人不服，在开斗前各方押赌注。斗的结果，往往十有八九阿德预言得准确。所以有人也叫他“蟋蟀阿德”。

自然阿德哥的收入也相当可观，只要赌上这么两三次，似乎一辈子都不用于生计发愁了。赌博就是这样，不会只赢不输的，再好的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观察了一对相斗的蟋蟀后，似乎有绝对的把握下注，他狠狠地下了一把注的那只蟋蟀却斗输了，他差点把家底都输光了。但阿德一点也不心疼，处之泰然，因为他很清楚，在赌场上，输赢本是平常事，没有这种心态就别在赌场上混。

阿德哥不只进出花园路78号的斗蟋蟀大户会所。在离78号不远的地方，在花园路与西霞路的交界处的三角地带，有一大片空地，当每年白相蟋蟀的辰光，这儿就会摆上上百家买卖蟋蟀的摊头，而那些在上海滩热衷于白相蟋蟀的人就都会时不时涌来，有时也是人头攒动，很是热闹。而当阿德端着蟋蟀盆出现时，就会有不少人围在他身边来套近乎，似乎同阿德哥搭上腔也是件荣幸的事。在这世上，任何行当都会有权威人物，玩蟋蟀同样如此。而阿德哥在玩蟋蟀人的中间也几乎是个一呼百应的人物。那些蟋蟀摊有大有小，大的还卖蟋蟀盆，一摞一摞地叠在那儿，各式各样的蟋蟀盆、有龙纹盆、高脚盆、和尚盆。这里聚集着斗蟋蟀迷们，有已放暑假的学生，还有些游手好闲的白相人，也有穿着破衣烂衫的“小瘪三”。这里玩蟋蟀的人也赌输赢，但不像78号那样惊心动魄，他们都只是“小来来”，赌个百儿八十的，甚至几毛钱、几盒烟都赌。阿德哥也常去，到那儿轧轧闹猛，席地而坐，拥在一起看斗蟋蟀玩。阿德没有架子，大赌他赌，“小来来”他也会去凑凑热闹，他喜欢的是自己的眼力，看蟋蟀相斗的过程。有一次，两个学生模样的小巴戏请他看他们两只要相斗的蟋蟀，让他判断一下输赢。他转着蟋蟀盆看了看，两只蟋蟀一大一小，相差较大，但阿德说：“小的赢。”但周围的人谁也不相信说：“阿德哥，你搞什么搞，一只是小弟弟，一只可以当大哥哥了。啥人看到过小弟弟能战胜大哥哥的？”阿德一笑说：“就赌一把怎么样？”那个学生模样的人从脖子上解下一个金十字架说：“赌这个怎么样？”阿德说：“赌这个可不行。人对上帝菩萨得有敬畏之心才行。”那孩子说：“那赌什么？”阿德说：“你身上有多少钱就赌多少钱。”那学生说：“那也太小儿科了。”阿德说：“你以为你这虫大就准赢啊，斗了以后就知道了。”那学生把口袋翻了个底，掏出几枚洋角子，阿德说：“这就可以了。”

于是把一大一小，两只蟋蟀放在公盆里斗，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当然是大的占上风，把小的压到盆边上，身子都压弯了，但小的就不屈不挠，顽强

战斗。大的用力一甩，把小的甩出盆外，大的在盆里叫，以为自己胜了，但小的却不示弱，在盆外叫，用网把小的铲进去继续斗，小的依然咬着大的不放，大的甚至把小的抬了起来，再次把小的甩出盆，这时围观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流，太紧张了。大的在盆里叫，小的就在盆外叫，再把小的放进盆里，小的却越斗越勇，大的似乎有些招架不住了，大的大约是用足最后一点力气，似乎是最后一搏，再次把小的甩出盆外，想不到小的在盆外叫得更欢，而且左转右转地寻找着敌人，想做再一次的搏斗。大的也在盆里叫着，但叫声已没有那么自信了。小的再次进盆，一个转身就朝大的冲去，大的本想再迎斗一下，但刚张嘴，就突然一个转身跑了，小的在大的屁股后面紧追不舍，沿着盆边转了三圈，大的不敢再迎战。小的顿时停住，大声欢叫起来，宣告自己的胜利。大的蹦着跳出盆外，逃命要紧。

这场恶斗，让所有围观的人得到了一种满足。以后，白相蟋蟀的小巴戏们又四处加酱加油地宣传。阿德哥的名声也越发响亮了。

因为白相蟋蟀而闻名，并让人高看一眼，似乎也是一种身份。于是阿德哥进出弄堂，手上都要端着一只蟋蟀盆，就像白相鸟的人一样，端着个鸟笼。有时哪怕是冬天，虽然蟋蟀都死绝了，但他进出弄堂也会端着个蟋蟀盆。有人说阿德哥你盆里还有活的蟋蟀啊？阿德哥说，没有。

“那你还端着个蟋蟀盆干什么？”

“身份！”阿德哥说。很是得意。

新德里处在虹口区与黄浦区的交界处，一出弄堂口就是商铺林立，人头攒动，车如流水的几条热闹马路。而一走进新德里却显得很清静。

那是烈日炎炎的七月的一天，下了一场阵头雨后，太阳又把湿漉漉的马路晒出一股股雾蒙蒙的热气。那天下午阿德端着只蟋蟀盆，咧着嘴，得意非凡地从花园路回来。他斗蟋蟀不但把上次输的钱翻了回来，还赢了一笔钱。

虽然阿德知道，在赌场上赢了不要太得意，输了不要太丧气。输赢之间都是一瞬间的事，但赢了钱总是让人兴奋的事，何况又报了上次的一箭之仇。

当阿德走进弄堂，发现原先清静的弄堂却拥了一堆看热闹的人。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七八岁小女孩坐在地上哭，旁边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叉着腰还在骂：“你去找你娘去呀！赖在我们家做啥？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吃！”

原来是新德里10号姓徐的“新娘子”家的事。在上海就是有这种怪现象，一个女人嫁到弄堂里来，大家都叫她“新娘子”。叫着叫着，“新娘子”就是她的名与姓了。有些女人从此一辈子就叫“新娘子”。

那个小女孩是徐家“新娘子”的外甥女。周围邻居都出来看，为被打得不轻的小女孩愤愤不平。因为10号的这个爷叔婶娘经常打这小女孩，在弄堂里已引起了公愤。

15号的刘家姆妈带着无限同情的口气说：“七八岁的小囡懂得啥呀，肚皮饿了就要拿东西吃呀。犯得着这么动气打呀。”

14号的张家外婆也在一边说：“她阿爸死了，娘又扔下她逃脱了。你爷叔、婶娘不抚养她，谁抚养她啊。”

9号的林家阿姨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这么七八岁的小孩，又长得这么好看，看看都叫人心疼呢，还舍得打呀。”

“新娘子”就说：“我打了又怎么样！”

刘家姆妈说：“喔哟，我们都是好心劝你呀，你这样把你侄女往死里打，也太恶点了哦？我告诉你，恶人是会有恶报咯。”

“新娘子”说：“我是恶人啊？我是恶人啊？好了，那我索性做恶人。”说着举起手又在小女孩脸上狠狠地甩了两巴掌。阿德哥是最看不得这种场面的，他用力一把拉开“新娘子”说：“你怎么能这样打小孩呢？她是你亲侄女呀。”

小女孩叫徐玉芹，她叔叔叫徐芝兰，一个女人的名字。婶娘“新娘子”叫陆雅芳。新德里10号与阿德的24号隔了一排房子。半年前，徐玉芹的母亲因她父亲去世一年，特地带着徐玉芹说是来上海叔叔家探探亲。没住上两天，把小女孩撂在上海，自己偷偷地跑掉了。

“亲娘都不肯养她，我凭啥要养她。啥人要就叫啥人养去！”

“你说话当真？”阿德说。

“当然当真！”

“刘家姆妈，林家阿姨，张家外婆，你们都听到了。”阿德说。

“听到了。”大家齐声说。

“那好，”阿德一拍胸脯说：“我来养！有啥了不起呀！”

“小姑娘，”阿德拉着小姑娘的手说：“你肯叫我一声阿爸哦，肯叫，我就带你回去。”

矮矮胖胖的刘家姆妈是个热心人，忙叫：“小姑娘，快叫阿德阿爸。你跟着阿德阿爸就会有好日子过了。”

围观的热心人也说：“小姑娘，叫呀，叫呀！”

“阿德，这话是你说的噢，”“新娘子”说，“可不是我硬往你这边送的噢。”

小姑娘抬起头，眨着含着泪的大眼睛，似乎也犹豫了一会，轻轻地喊了一

声：“阿爸。”

阿德说：“众位乡里做证。徐玉芹这小姑娘，她亲爷叔亲婶娘勿肯养，天天打骂，打得小姑娘遍身都是伤，我贾怡德看不下去，我来养她，让她做我的女儿。我勿相信这世上的人就能这样见死不救。这个女儿我认定了。”

其中有一个人为阿德拍起手来，接着大家也都拍手。在此期间，刘玉芹的婶娘突然消失不见了。林家阿姨眼睛尖说：“阿德刚发话，她就溜之大吉了，这种女人，良心也太坏了！”可是人群一散，阿德哥发现弄堂又变得异样清静，这时弄堂里只剩下他与他牵着小手的徐玉芹了。既然你阿德哥承担下了这份责任，自然也就不关我们什么事了。

阿德哥回想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大概是今天斗蟋蟀赢了一大笔钱，心中得意，才做出这种义举。但阿德毫不后悔，一手牵着徐玉芹的小手，一手端举着雕龙的蟋蟀盆就朝家走去。

阿德哥把徐玉芹改了个姓，叫贾玉芹。

热心的刘家姆妈似乎还不大放心，又夜访阿德，阿德说：“刘家姆妈你放心，我阿德虽是白相人，但我会把玉芹当亲女儿一样养大的。”

刘家姆妈点头讲：“阿德哥，你姆妈生前就是个好心肠的人。你阿德哥也是。”说着就放心地走了。在上海就有这么一些爱管“闲事”的热心人。

就在收养贾玉芹的第三天。那天雨下得很大，从早上一直下到晚上，弄堂水泥地面上一直漂流着一层雨水。有了个女儿，不能像以前单身时那样生活了。单身时，到小摊上吃碗面，吃碗馄饨，来上几两小笼包子，生煎馒头，一副大饼油条，一碗咸豆浆，就可以混一顿，嘴馋了就找几个酒肉朋友吃上一顿。但现在有了一个女儿，可不能这样生活了，那会让人看不起的。在上海滩，面子比夹里重要，活就要活出个样子来。现在做爸爸了，也要争出个做爸爸的样子来。

于是阿德就托刘家姆妈为他找个保姆，四十岁左右的最好。个中的道理，谁都明白。阿德活在这个世上，最怕人家说三道四的。他快到三十岁还没娶妻结婚，弄堂里已经闲话满天飞了。这点阿德不怕，人只要坐得正站得直自己对得起自己就行了。

热心的刘家姆妈当然一口答应，说：“我从乡下给你找一个手脚干净，饭做得好，长相清爽点的女人来。我晓得你阿德哥也是个吃客。”

但弄堂里的人对阿德快三十了还没结婚的事也有许多不解。论条件，阿德有一栋房，钱也不缺，做啥不寻个女人结婚啦？该成家了呀。也有人问阿德，

阿德说：“勿急。就是要结婚，我也要寻个有缘的称心的女人。”

其实弄堂里的人当然不会知道，阿德十六岁那年，也就是父母去世后他单独住这间屋子后的第二个春节，他突然感到春心萌动，很想找个对象发泄一下。那种欲望变得强烈得不得了，下面那个东西老抬着头，在寻找着发泄的对象。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于是他坐上黄包车，直奔四马路。走出惠里会，斜插出去百十米，有条马路就可以直通有妓院的那条小路。别看小路是石子路，两边都是花花绿绿的人，里面停满了三轮车、黄包车，还有几辆小轿车，很是热闹。还有“鸡”们在门口招揽生意。阿德心想，马路上招揽生意的“鸡”都不干净，阿狗阿猫她们都睡。要找就找个大一点的妓院，都是公子哥儿阔人们潇洒的地方，那儿的“鸡”肯定档次要高一点，“鸡”也会干净点。阿德来到一家门面跟前，抬头一望，仙洽阁。里面正在喝酒搓麻将，他往门口一站，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就上来搭腔。

“少爷，哪能？”

“我要漂亮，干净点咯……”阿德稚嫩而又难为情地说。

“少爷，我叫一个包你满意。”那女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没有沾过荤的处男，于是喊：“阿芳，接客！”

出来的姑娘有二十来岁，长得眉清目秀，干干净净的。笑起来也是甜甜的。阿德觉得自己身子顿时全酥了，心也在胸膛里怦怦乱跳，一股极其激动兴奋的泉流在他身上涌动。

阿芳一把拉住阿德的手，阿德那时简直觉得自己要晕过去。阿芳的手又软又温暖。

阿芳轻轻地关上门。

阿芳说：“阿要喝点小酒？”

阿德说：“勿要。”

阿芳说：“阿要听我弹唱一曲？”

阿德说：“勿要。”

阿芳说：“你倒直接咯。脱衣睡觉？”

阿德连连点头说：“快。”

阿德觉得自己下面那东西硬得都快要涨破了，等阿芳脱光衣服，他就扑了上去。可是他从来没有玩过女人，不知道那洞在何处，到处乱顶，就是顶不到地方。

阿芳笑了，说：“你是只童子鸡呀。”

然后阿芳帮他走了进去。阿德感到身子一阵快感，然后喷泻了出来，整个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阿德突然感到一种羞愧与失落。他匆匆穿上衣服，就往外走。阿芳也跟着下了楼，对老鸨说：“姆妈，这个人的钱不要收。”

老鸨说：“做啥？”

阿芳说：“勿要收就勿要收。这钱从我身上扣。”

阿芳似乎很可怜他，但阿德还是掏出钱，往账台上一放，走出仙浴阁，走上马路。阿爸讲过，赌债不能赖，嫖资不能欠。马路上刮来一股潮湿的风。他一直没有弄懂，那个阿芳干吗不要老鸨收他的钱？就因为他是只童子鸡？

但两天后，阿德发觉下面开始红肿，流脓，尿尿疼痛，他染上了脏病。这事他不敢声张，拖了好些天，痛苦得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去找医生看。那时的私人医生是很懂得给病人保密的。几个月，病似乎是治好了，但两个蛋萎缩得快摸不到了。他虽仍有那种欲望的冲动，但再也硬不起来了。所以他再也不考虑自己婚姻上的事了，他不想让一个女人跟着他守活寡。

在二楼的一间大房间里，摆满了蟋蟀盆。一到晚上，24号整幢楼都响着蟋蟀嚙嚙的叫声，比田野上还热闹，然而在这一番蟋蟀的大合唱中，阿德才睡得特别香甜。

刘家姆妈为阿德物色了一个四十刚出点头的“娘姨”，上海人把保姆叫“娘姨”。人长得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的。扯起来与刘家姆妈还有点沾亲带故的。刘家姆妈认为阿德虽然是个白相人，但心肠好人也爽气，在他家做“娘姨”不会吃亏，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一份好差事流给别人太可惜了，娘姨叫许葆娣。阿德那时三十不到，他就叫她葆娣阿嫂，让贾玉芹叫她叫许大妈。孤单了近十年的贾怡德这下就体味到了家庭的温暖了，24号这幢石库门从此也不再清静，有了人气，再加上一片蟋蟀叫，也真是热闹出别一番趣味。

葆娣是个懂规矩、很知道自己身份的女人。到了阿德家后，叫阿德总是一口一个“老爷”。阿德说：“就叫我阿德哦，老爷老爷，我才三十岁，反而被你叫老了。”葆娣说：“老爷，勿可以咯，在我们乡下直呼老爷的名字，是要被别人说辞的。”

葆娣硬是勿肯改口，阿德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但一旦叫惯了，也就顺耳了，这就叫习惯成自然。

七月的一天夜里，雨下得特别的大。雨点拍打着大地，哗哗啦啦地响，再加上二楼的蟋蟀叫成一片。到半夜里突然在一片雨声与蟋蟀声中有人在咚咚地敲门。

阿德说：“葆娣阿嫂，啥人啊？半夜三更来敲门。”

葆娣在一楼回声说：“我去开门看看。”

住在二楼小厢房里的玉芹也醒了问：“阿爸，啥人啦？”

葆娣开门在下面喊：“老爷，是找你的。”

阿德很吃惊，这种时候谁会来找他？他急忙穿上丝绸褂子，拖上拖鞋下了楼。他看到一个年龄与自己相仿的人，领着一串三个小把戏，匆匆奔过飘着大雨的天井，蹿进客堂间。客堂间的电灯葆娣已经拉亮，阿德看看那四个人已被雨淋得浑身湿透，但他并没认出是谁。

“阿德表哥，你不认得我啦？”那个大人一口宁波话。

阿德还是看着他。

“我是林三祥呀！你六七岁时，你阿爸不是带你到我家来过的吗？”

阿德知道他是谁了，但六岁半时的事，印象已经很模糊了，说：“噢，是三祥表弟啊。”

林三祥比阿德小一岁，想不到已经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已三岁了，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阿德。

“快叫阿舅。”

三个小孩同时开口叫了声：“阿舅好。”

这时玉芹也睡眼惺忪地站在了楼梯口。说：“阿爸，来客人啦？”

三祥说：“表哥，你孩子也这么大啦？我在宁波，从上海来人到我们家没听说你结婚呀。”

阿德说：“我是没结婚，这是我领养的女儿。叫玉芹。”

三祥说：“噢，领养啊。那表哥你为啥不结婚呢？”

阿德说：“结了婚就勿自由了，我不想弄个女人管我。一个人又觉得太孤单，所以领养个女儿，既勿会来管我，又可以免了孤单。”

林三祥把在腋下夹着的油纸伞放在墙角，雨下得这么大，但他伞却没打开过。林三祥读出阿德眼里的意思，忙解释说：“这么大的雨，四个人撑一把伞也没什么用，索性大家都淋雨吧。”

阿德说：“这是我家娘姨，你也叫葆娣阿嫂吧。”

三祥说：“葆娣阿嫂你好。”

玉芹在揉眼睛，阿德想了想，听着二楼的一片蟋蟀声，就说：“葆娣阿嫂，烧点水让他们都洗一洗。三祥，你们几个洗好后就在东厢房挤一挤吧，有事明朝说。葆娣阿嫂你到弄堂口买点点心，让他们垫垫饥吧。”

二

上了二楼，玉芹回她的房间睡觉去了。而阿德也回到自己的大房间躺下了。雨还在哗哗啦啦地下着。他抽上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看到林三祥领着三个孩子在深夜的大雨中，进了他的家门，阿德心里很烦。他讨厌有人来打乱他刚建立起来像模像样的平静祥和的家庭生活。

满屋子的蟋蟀在嚯嚯地叫着。听着蟋蟀叫就像在听一个欣欣向荣的事业的变奏曲。

表弟林三祥家在宁波乡下，他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人，守着二十几亩水田，安安稳稳地过着还算富裕的日子。阿德听宁波乡下来的人提到这门亲戚时说，你表弟林三祥是个很不安分的人。十九岁就闹着要到上海来闯一闯。可他父亲怎么也不松口，说：“将来我们死后，你能守着这份家业就谢天谢地了。”为了安住他的心，就在十九岁那年给他娶了一房媳妇，两年一个孩子，六年三个孩子，三祥现在二十八岁了。他的这位表弟要到上海来闯荡一番的意志就从来没有停息过，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强烈。他的父母一死，他索性变卖了那赖以生存的二十几亩水田。拖着三个小把戏，清一色的和尚头，领进了他阿德的家。阿德听母亲讲过，当年阿德的爷爷也是这么做的。在乡下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自断后路，到上海来闯荡。上海这个鬼地方，对许许多多的人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阿德想了想，既然表弟奔他来了，心里虽然不悦，但也不能把人家赶走啊。朋友间都还要相互帮衬着呢，更何况亲戚呢。阿德把烟灭了，然后睡下。

新德里的隔壁就紧靠一条摆满小吃摊的叫冠圆路的小街。街的一边就是一片棚户房，有几户棚户房的人养着鸡，天还没放亮，就有几只公鸡逼着嗓子喔喔地叫起来。阿德睡不着了，就起床。葆娣娘姨已经起来上小菜场买小菜去了。上海的娘姨们都习惯天不亮去菜场买小菜的。因为那时的蔬菜、海鲜、水产都

是最新鲜的，价格也便宜点。那些摆摊的都希望早早地把货卖完，好去干点别的事情。

阿德下楼时，看到三祥也起来了。三个小把戏还睡得很香。一路坐船来，小把戏们累了。

阿德说：“三祥表弟，再睡一会儿嘛。这么早起来做啥？”

三祥说：“睡不着啊。阿德哥，我实话告诉你，我把家里二十几亩水田和房子都卖了，带着三个小人到上海来开货仓，做生意。所以现在我全要靠阿德哥你了。”

他说话倒直接。

阿德叹口气说：“到上海滩上来闯，一要靠人缘，二要靠本事，三要靠运气。不然只能背着竹筐拾垃圾。既然你带着孩子来投奔我，你又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我阿德有口饭吃，也有你们一口饭吃，饿不死你们的。住下再说吧。”

三祥感激地点头，说：“我要的就是阿德哥的这句话。人缘呢，我去投上海宁波同乡会，宁波族长给我写了封推荐信。我三祥虽然本事不大，但只要肯实干，肯吃苦，有诚信，就不怕打不下江山。至于运气，那就要我拜佛做善事去求来。再说，我们一来，你阿德哥已经收留了我们，还放下话说饿不死我们，说明我人缘和运气都不错。我这里先给阿德哥磕三个头，谢谢收留之恩。”

说着，他跪下就要磕头。阿德一把拉起三祥说：“外人该帮的忙都要帮，何况是自己亲戚呢。”

三个小把戏也揉着眼睛醒来，老大叫林觉天，老二叫林觉晴，老三叫林觉朗。“天晴朗”，求的是一生的光明。三祥让阿天、阿晴、阿朗也都跪下磕头。

阿德说：“你们住在我这里我先要留点规矩给你们。”

三祥说：“阿德哥你尽管吩咐。”

阿德说：“一是不许上二楼进房间翻我的蟋蟀盆。要知道我这盆里的蟋蟀只值铜钿，上千上万元的价。二是不许欺侮玉芹。虽说不是我亲生的，但她比我亲生的还亲，该叫阿妹的叫阿妹，该叫阿姐的叫阿姐。三是葆娣阿姨虽是我家的娘姨，但僧面勿看看佛面，是我阿德娘舅家的人，就不许对她无礼，她的话你们也要听。”

三祥说：“阿德娘舅的话听到了哦？”

三个小把戏齐口说：“听到了。”

三祥说：“阿朗，你叫玉芹要叫阿姐。阿晴今年六岁，玉芹也六岁，但玉芹

是几月的？”

“七月。”

“阿晴是三月。要叫阿妹，晓得哦？”

阿晴很乖巧，点头说：“晓得了。”

中午阿德让葆娣烧了一桌菜，葆娣也是宁波人，一桌又咸又臭又香的宁波菜。阿德与三祥喝了两斤黄酒。吃完饭，一脸酒色的三祥就要去曲祥路上的宁波同乡会去。对人来说谋生总是第一位的。

天气很闷热，人就是坐在那儿不动，汗水也会从皮肤上沁出来，汇在一起往下流。三个小把戏与玉芹在天井里玩家家的游戏，阿晴与玉芹扮成老板与老板娘，阿天与阿朗扮打工的，玉芹正在骂阿天不好好做生活时，天就下起雨来了。家家办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客堂间。阿德饶有兴趣地看着孩子们在办家家。想想自己小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孤单一人，四岁就只好跟着阿爸去看斗蟋蟀，颇感有些心酸。这时有人敲门。葆娣去开门，回过头来说：“老爷，是找你的。”那人还没等葆娣把话通报完，就迈腿跨了进来。然后拿着折扇的手抱拳作揖说：“阿德哥，你好！”

阿德一见，有些慌神，忙回礼说：“你好，你好。”

来人叫邵林福，是帮会里这个地段的老大。阿德知道，邵林福虽然是这个地段名义上的老大，但其实帮会里的事他很少去做，只是把帮会做个依靠，但这样的人也是得罪不得的。阿德说：“福爷光临寒舍，不胜荣幸。不知有何需要我阿德效劳的？”

“来看看你的蟋蟀。都说你是个蟋蟀王。哪能？现在有啥好虫哦，让我邵林福也见识见识。”

阿德说：“我刚进了几只好虫，福爷要看请上楼。福爷怎么也对蟋蟀感兴趣了？”

“前几天我在花园路78号看人家斗蟋蟀，实在很有趣。出呐娘逼。”他随口吐了一句粗口后说，“一只小虫也晓得以死相斗，真是了不起。我也想买两只虫去斗一斗。”

“是惯输赢还是只为了看看白相？”

“当然是惯输赢喽。光看看斗白相有啥劲。”

上了楼，阿德把邵林福引进书房。邵林福只比阿德大两岁，但已经是在这个地段有钱有势的人物了。人人都说，要想在上海滩上立住脚，就赶快入帮会，到时就会有人撑一把，否则，真有点寸步难行。也有人曾对阿德提起过这件事，

但阿德说，独立清白做人。我阿爸讲了，该求人帮时自会求人帮，但那个帮会我不入，只想清白做人，不想太受制于人。我阿爸就是这么做的，活得也蛮好。你看，上海滩上又勿是人人都进帮会的，不也活得很好吗？但阿德对帮会里的人，也是毕恭毕敬的，不惹他们，他们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来找你麻烦。其实那些人大多也都是仗义之人。

“阿德哥，你给我挑两只上好的。价钿你只管开。”

“那好，”阿德说，“我去拿两只你看看。”

不用吩咐，葆娣已经沏了两杯茶端进了书房，笑容可掬地说：“两位老爷，请用茶。”

“喔哟，阿妹，谢谢！”邵林福笑着站起来，朝葆娣点了一下头，以示礼貌。

阿德自己很少看书写字，但却有一个很像样的书房。书房里还有一张他祖父的画像，证明他祖上曾经也是个读书人。书香门第之家总还是让人另眼相看的，尽管只是祖上。

阿德端着两只高脚蟋蟀盆进来。他掀开一只盆的盖子说：“这两只虫是我这儿最好的。这只是玉头，你看翅黄体壮，头匀，牙厚，两腿健壮有力，前肢趴地稳当。两须之间有一杠玉道，所以叫玉头。”

林福说：“很漂亮，凶哦？”

阿德说：“凭我的经验会很经打。你看，”他把玉头的盆盖上，又打开另一只盆说，“这只是银背，翅膀透着银色，双腿、牙板都可以，也会很经打。”

林福说：“这两只啥价钿？”

阿德说：“你福爷真要，我就送给你。”

林福一摆手说：“无功不受禄，我花园路78号也去混了几天，知道好蟋蟀的价钿。阿德哥，你勿要勿好意思，尽管开价。”

阿德说：“你福爷是第一次跟我开口。这东西就像玉一样，无价。真要有个价，万把元钱也开得出。但无论什么价，总还是虫子，就像翡翠玉石一样，上百万都在开，但再怎么高，总还是石头。”

林福一笑说：“话虽这么说，但我林福到你们家来，白白要你两只好虫，就像是上门打劫，跟强盗一样了。”

阿德说：“福爷你言重了。”

林福说：“开个价吧。我是要上78号去赌一把的。”

阿德想了想说：“你尽管拿去赌。赌赢了给我分点，赌输了，算我白送。看看两只虫子相搏斗一番，也是件让人赏心悦目的事。”